

语词笔记

忆林

中犊山随想

| 浦学坤 文 |

冬天的荷塘

在无锡中犊山的荷塘边,已看不到昔日热闹而浪漫的情景了。

荷花盛开的季节过去了,那些摄影的、赏花的都到别处去取景了。塘里的残荷反而获得了难得的清静,或仰或俯、或立或卧,以示残而不屈的无邪本性。

记得前年来此,有一先生坐在塘边钓鱼,即使无鱼上钩,他也耐得住寂寞。问及,答:“清静怡情,守塘养心。”今日不见钓鱼人,而塘还是原来的塘,不知塘里的鱼是不是以前的鱼?但见塘里新添了几只白鹅,边游边哦哦地叫着,给冬日里的荷塘增添了一种生机。

引起我雅兴的是荷塘边的几丛芦苇,尽管芦叶枯黄,芦秆仍挺立着,灰白色的芦花虽然没有昔日的光泽,却如我头上的白发,仍辉映着迷蒙的月色。

湖边的风吹来,一股凉意袭入我的衣领。天上的云,在荷塘里化作碎片四散开来。突然有一对白蝴蝶从芦苇里飞出来,似乎向我暗示:今年的冬天不会很冷。

中犊山岛小蓬莱

说到蓬莱,就会想到山东烟台的蓬莱阁。这座建于宋代嘉祐六年(1061)的著名建筑,以“人间仙境”著称于世,其“八仙过海”的传说和“海市蜃楼”之奇观,享誉海内外。我曾亲临其境,确实是令人陶醉的休闲之地。

许多无锡人不知道,在本地也有一处蓬莱仙境,即四面环水、景致优雅的中犊山岛。岛上树木葱翠、天水一色的自然景观,特别是虚无缥缈的“中犊晨雾”,成为太湖之滨的独特景观。

令人注目的是,在中犊山有一“小蓬莱山馆”。驻足由旧城砖所砌的山馆之门,可以从树隙中看到湖光山色、飞鸟帆影,真有一番亲临蓬莱仙境之感。

小蓬莱山馆,是著名工商实

业家荣德生的堂叔荣鄂生,在1928年出资,将清末新安人孙莲叔在中犊山所建的曲尺楼、醉乐堂、观旭楼、六角亭等买下后扩建而成。

1951年,全国总工会在中犊山将此扩建成“太湖工人疗养院”。建成后,成为了全国劳模和先进分子的休闲疗养之地。

其实,蓬莱仙境只能让人闹中取静、闲时赏景而已。平常人只要保持平常心,心中怀有“小蓬莱”,凡人不入仙境也能成仙的!

话说二泉桥

说起二泉桥,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。

1946年8月,著名教授钱基博(字子泉,钱钟书之父)和原无锡县商会会长钱基厚(字孙卿)喜逢六十寿辰,当时无锡社会各界为这对孪生兄弟庆寿,商定在鼇头渚通往中犊山处造一座大桥。许多热心人士纷纷捐款,钱氏兄弟则捐出全部寿金。一番周折,终将此桥建成。

大桥建成后,有人提议将此桥命名为“二钱桥”,以彰显钱氏兄弟的高风亮节。而钱氏兄弟认为:“与其私之一家,不若公为一邑。”无锡以“天下第二泉”著称,且“钱泉古通”,故建议为“二泉桥”,以示此桥为百姓共有。“二钱桥”为“二泉桥”,成为无锡的一段佳话。

天上星移,人间日新。原二泉桥在1974年由无锡市政府改建成钢筋混凝土桥,于1996年又改建成提篮式拱梁大桥。桥两侧各20根乳白色吊杆,在光照下熠熠生辉,犹如二泉映月,成为一道别致的景观。

美德泽福,择善而从。不知有多少人在桥上走过,又有多少人为造桥人感恩?

人生旅途,奇路不迷。不知有多少权贵能不摆阔、不欺贫,甘为公益搭桥、造桥、护桥?

流水无意,名泉有声。不知天下有多少争名第一泉?惟天下

第二泉不争。

河有尽头,水无止境。人活一世,只要君子不器、自强不息,就会像桥下之水,恩德长流。

太湖日落

人们都喜欢看日出。东方红,太阳升,日出的一幕总让人感到朝气蓬勃,意气风发。而日落,常被人感叹为“夕阳无限好,只是近黄昏”。

在中犊山,有一处为观赏太湖日落的绝佳之地——火烧渚。在这里,我看到了太湖日落的一幕:红红的太阳像一团火球,从天空徐徐而下,映在湖面上,水波顿时都变成了橘红色。几只白色的鸟儿掠过水面,又带着我的思绪飞向淡红色的云霞。

许多在阳光照耀下的东西,似乎都能触手可及,待到日落时,方知都远在千里之外。眼前的一切都将被火球融化,一切都将湮没在黑暗之中。游人三三两两在视野内越走越远,朦胧中的生灵在陆续归巢。进、退、左、右,似乎已不再要选择,企盼的是日落后筑一个安祥之梦。

梦中的太阳在湖里洗澡,在洗去一切尘埃之后,一定会再次升起。

看过无数次的日落和日出,很难捉摸它多变的模样。不变的是,无论春夏还是秋冬,落日总是为自己的复出匆匆赶路,直到拉开日出的序幕。

幸运的是,故乡的太湖原意为大湖,也许大湖因太阳落湖才叫太湖。

向树学弯腰

在树林里,我发现有许多树木都是弯的,甚至弯得奇形怪状。经过观察,悟出了“弯”的门道。

凡是树杆弯了,一定是遇到了有形或无形的障碍。为了生长,不得不弯着腰,绕过来绕过去寻找生路。即使有的在石堆里,也会弯来弯去钻出石缝拜见新世界。由此,无论大小高低,都有自己生存的空间。

树木的生存法则,其实也是人生的一门哲学——善于弯腰。

有时候,为了通过障碍,你不得不弯腰;

有时候,为了获得适合自己的生活环境,你值得弯腰;

有时候,为了表示一种谦卑,表示对别人尊重,你应该弯腰。

雄鹰飞得再高,最后还要落到地上。

稻谷的弯腰,表示了它的成熟。

我在小树林里走着走着,情不自禁地弯着了腰。我笑着说:我的腰弯得挺不直了。老伴拍着我的背说:你不是弯腰,是背有点驼!

心灵深处的家

| 许铁军 文 |

老屋,是安在心灵深处的家。无论是远离故乡的人,还是近在故乡的人,愈来愈留恋、怀念故乡的老屋。我家老屋坐落在江南水乡无锡南门外雪浪板桥俞巷三家村。临近春节,这种对老屋的怀旧愈来愈烈。

孩时,在老屋里印象至深的是爷爷奶奶,那个年代的烟火生活历历在目。印象深刻的,是爷爷腰间束着的青布饭裙,是土灶上的一日三餐,是温度与时间在大铁锅里交融出的山芋新米粥、菜饭、蒸菜、面疙瘩……

爷爷在灶台上忙碌,奶奶在灶膛烧火,配合默契。在我学龄前,有时会钻到灶膛学着奶奶的样子烧火,生硬的小手掌着又长又重的火夹把稻柴送进灶内,从灶膛里向外直冒的白烟十分呛人。几次下来,奶奶就教会了我烧火的技巧,要让火正常燃烧,灶膛内要有足够的空气,稻柴把扎得要大小适中两头要有透气空间,后一个稻柴与前一个稻柴衔接要恰到好处,灶膛内塞得多了或过紧了,就会造成缺氧,才会出现向外冒烟的情形。

临近春节,印象最深的是爷爷在铁锅上摊蛋皮的样子,是那么娴熟。打好的蛋液(鸡蛋鸭蛋按一定比例,让蛋皮更有韧劲)备用,用一块猪皮或猪油先往锅身均衡擦一下,烧热铁锅后,用铜勺打一勺蛋液往锅身一个方向趁势而为,蛋皮厚度的把握、摊皮的时间与热度,全凭爷爷的经验,不焦不糊全品相,不一会儿顺势把整张基本成形的蛋皮翻一个身,稍老一老就起锅置在刀板上备用。

卷鸭卷鲜上锅蒸,斜切段后在深青边碗内打底,加小块草排与滚切慈菇加葱姜料酒盐糖上锅蒸,食用时,用盆子扣紧碗口顺势翻身,一碗似孔雀开屏的年菜——鸭卷鲜扣碗就闪亮登桌。

还有一道年菜更让人难以忘怀,那就是江南许氏红烧东坡肉。现在成了我最乐意去学烧的一道永无止境的年菜,近20多年的反复实验式模仿,与爷爷的味道可能会愈来愈近。

近几年每到春节前,就会烧上几大锅几十块东坡肉与亲朋好友分享,在他们的点评中,我的手艺渐渐提升。在家里烧东坡肉的同时,近年亦被老同学们、好友家邀去烧上一锅,小小的存在感,在友人“鲜香软糯、油而不腻、入口即化”的口感中获得。我似乎自然成了许氏家族这道年菜的传承人。

这两道年菜全套烹饪的过程,仿佛刻在了我童年的记忆里,以往、现在、将来成了故乡、老屋的某一种“符号”,挥之不去永不磨灭。而随着年龄增长,竟然成了一种乡愁的符号。

在老屋的后屋有两只猪圈,一只叔公家的,一只自己家的。老屋前后是爷爷的自留地,从不荒着,每一年的各式蔬菜在四季分享。每年入冬后,腌咸菜与水腌菜;每年夏季,腌萝卜干、晒发甜酱。

最有趣的是,夏季在屋前场上,一家人围着长条桌吃晚饭,洒好井水的场地上,夏日炎炎虽无电扇但格外清凉。晚饭后,我与爷爷一起搬好春凳拿好蒲扇为一天最惬意的时光作准备。

老屋东侧,流淌着一条直通长广溪的小河浜。农闲时,河面上常卧着一条生产队里的水船。在没有挖井的年代,淘米、洗菜、洗衣都与这条小河构起了一种亲密的伙伴关系。小孩溜冷浴、钓鱼、扳鱼、网鱼、摸螺蛳,在小河里尽情寻觅童年的快乐。

而爷爷在酷暑打着伞守护着孙子学游泳的样子,现在想来,那不是童年时光爷爷的爱吗?

每逢过年,是三家村老屋最热闹的时光,亦是孩子们最兴奋的季节。

而今,老屋——心灵深处的家,只能定格在记忆里。



时光之艳

摄影
金石声